

丁文江玄學鬼一案

——張君勳先生二三事

余衡之

月前張君勳先生的病逝，舉國震悼，中外同悲。誠以張氏乃一代的學人，道德文章，早為世人所欽佩，歷史家亦必有定評，初不僅因其為民社黨的領袖，而始為世所重也。

我對於張先生，份屬後輩，向蒙獎掖，心所感傷，自又不同。謹就平日所聞見於先生者，略舉數事，以資紀念，同時亦所以略抒個人痛悼之意云爾。

猶憶民國四十四年間，我在美國貝克萊加州大學從事研究工作，一日隨友人往謁君勳先生於其寓所。時先生年已近七旬，剛從史丹福大學退休不久。為了便利他兩位女公子的工作，特移寓於貝克萊。遂使我得有機會親聆此一代學人的教益。

先生博聞強記，談吐甚健。我那次不獨暢聆他的高論，且蒙他餽我以豐盛的晚餐。其時他的兩位女公子尚待字閨中，皆精於烹飪。這頓晚餐，便是她們二位的傑作。

自此以後，因彼此相處不遠，我幾於每週或

每隔一週，都前往訪謁。數年如一日，未嘗間斷，因而「親炙」於先生者，亦以此時為獨多。

其後他的兩位女公子，雖就業他處，或遊學別國，但必留一人以為先生作伴。故先生雖身處異域，有女承歡膝下，客中殊不寂寞也。

先生既健談，有時興之所至，滔滔不絕，不知時之已晚。我既份屬後輩，而所學又屬理科，只有危坐靜聽，不敢妄贊一詞。

民國五十六年夏，我有臺北之行。行前曾往拜謁。時先生年已八十，行動困難，蓋相隔十年，體力已大不如前。我當時見了，心中不免引以為憂。乃先生雖舉步為艱，神采依舊，談笑自若。此種「老當益壯」的精神，誠足為青年人所取法。

我此次的往謁先生，時已近午。談笑未久，先生忽謂：「天今我可以親手作飯請你吃午餐」。實則其大女公子於出外工作前，已預將飯菜放在蒸籠內，先生但須打開煤爐即可。但總算是先生親自下廚房的一次，令人永難忘懷。

最近三十年來，先生曾數度週遊列國，惟未嘗到過臺灣。或有以過關門而不入相質者，實則先生別有隱衷，難以盡為外人道。故先生曾特別囑咐我，到了臺灣之後，要我替他轉告各友好。他之所以不來臺灣的原因很簡單，無非是不欲增加他黨內的糾紛而已。蓋先生明知其黨內派系成見已深，已非他個人所能為力，故不如高蹈遠引為宜。即沒有想到這一次的見面，竟成為我們最後一次。

先生早年在國內時，曾和許多知名之士作了一次「科學與玄學」的論戰。亦學術界的盛事，當時會引起舉國上下的重視。凡知道先生的人，都莫不知道有此事，即將來歷史上，亦免不了有所記載。此事蓋起因於先生在清華大學的一篇講詞。先生之意，以為僅賴「物質的」的發展，不足以救國，必須國人同時從事內心的修養，始能相得益彰。大意如此，原文具在，恕不多贅。有一次我也曾特以此事提出來問過先生，先生所答覆我者，其要點亦不過如此而已。

其時先生的演講一經發表，首先引起了丁文江先生的反對，認為先生忽視科學，提倡玄學，想重振宋明理學的餘緒，徒然貽誤中國青年。故丁氏遂以拯救中青為己任，而發動「科學與玄學」的論戰。時為民國十二年。

胡適之先生所作的「丁文江的傳記」，（四十五年出版），其中亦提到此事。我最後一次見到先生時，正好讀完了胡氏的著作，因而就便向他提到這個問題。

先生聽了，為之大笑，但曰：「此乃年青時代的玩意兒，何足再提」。

實則當年吳稚暉先生也說過，那次的論戰，其末流所趨，已近於「鬪些學問上的法寶」。我現在聽到先生的回答，似又可再加一句，此論戰「乃不過變些文字上的戲法而已」。

君勳先生說：「科學發達的結果，是近代的物質文明」。這是他當時所會說過的，不意此語竟被誤解為主張「科學即是物質文明」。蓋丁文江先生心目中的「科學」，乃廣義的「科學精神」，與張先生的原意，頗有不同。

因此丁文江先生遂一口咬定君勳先生與張之洞，有如一鼻孔出氣。張之洞主張「中學為體，西學為用」，而君勳先生則主張「玄學為體，科學為用」，這等於把張之洞的「中學」改為「玄學」，「西學」改為「科學」。故「玄學即中學」，「科學即西學」，與「物質文明即科學」有「異曲同工之妙」。

丁張兩先生是時同為聞名國際的學者，他們那種對事認真的態度，維護真理的精神，以及對

青年愛護的熱誠，皆足為青年所景仰。而這一次的論戰，亦將永遠成為中國教育史上和學術史的佳話。

其時君勳先生曾大聲疾呼的說：「知禮節而後衣食足，知榮辱而後會廉實」。這對於迷信唯物主義者，不啻一當頭棒喝。即在今日讀之，猶覺如聞其聲，如見其人。

又有一次，我在謁見君勳先生時，正談論間，先生忽然起立，蹣跚步入書房，取出一書，乃「梁任公先生年譜長編初稿」。先生即就其書翻出一頁叫我看看，是為任公壽張潤之丈及劉伯母一首古體詩。其中赫然有「玄學鬼」一語。此語蓋丁文江先生所鑄造，所以用之於君勳先生者。胡適之先生在其所作的「丁文江的傳記」中，亦會一再加引。

君勳先生謂，他寶藏任公手書此詩，為時甚久，借於抗戰期中，毀於兵火。勝利後屢想自書其詩，以資懸掛，亦以戰亂未果。

我既看到原詩，特就所能記得者，抄錄數句如左，對於將來史料的蒐集，不無小補：

仲子好遠遊，
動如脫馬羶；
跋涉窮髮北，
三錢歷行囊。
我當汗漫遊，
仲也神飛揚；
取笑玄學鬼，
辨析石鼎鐙。
歐非澳兩美，

去來來去忙。
丈人試召彼，
勞止可小康。

庶以鳥鳥愛，
暫輟鴻鵠翔。

此詩現在讀來，可以使人想見四十年前的君勳先生，蓋一風度翩翩的青年學人也。

民國四十八年，我畢業於美國加州大學，將前往美東就業。顏行會謁見先生請訓，但因行色匆促，到達稍遲，及至張寓，而先生早已在行人道上等候，使我感到萬分的慚愧。

時先生行動既已不便，而所居又在二樓，益感上下艱難。其對於青年人的熱愛，令人可感。先生稟性淡泊，不慕榮利。但對於治學之勤，至老稱篤，雖以七十高齡，猶講學四方，僕僕風塵道上，不以為苦。

先生對我，曾有一臨別贈言，亦不妨看作先生晚年的自述，彌可寶貴。特轉錄於此，以紀念此一代之偉大學者，並作為本文的結束：

於是背玄竊而延望，
指葱山而矯迹；
川陸綿長，
備嘗艱險，
陋博望之非遠，
嗤法顯之為局。

五十八年四月，於美國波士頓大學

請購存有永久價值的
中外雜誌合訂本